

烟台故事

又见“过龙兵”

徐滔

夏日的朝阳，挥洒激滟波光，渤海的浪潮，推送动感的清凉。最近一段时间，渤海海峡异常热闹：憨态可掬的斑海豹刚刚撤出表演“舞台”，一批又一批的江豚便接踵而至，长岛这里刚刚发出江豚相伴客船同行的动态，龙口那边又拍到了江豚近岸畅游的视频。曾经有“大队人马”的“过龙兵”场面，而今变成三五一组、八九一队的“精锐之师”，横穿渤海海峡，一路浪花飞溅，一路畅通无阻，一路吃喝无忧。

我们祖辈在“摇大橹驶大船”的布帆时代，在海上常常会与“龙兵”相遇：青黑色的大鱼成群结队地从渔船的后方追赶上来，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大鱼喷着水柱、卷着浪花，一眼望不到头。它们排列整齐地从船舷两侧呼呼而过，身体大的几乎能赶上小舢板大小，个头小的也有上百斤的分量。一般是身体庞大的“鱼王”在前头领航，每前行一定的距离，领头大鱼就会有规律地翻着跟头，从水面跃向高空。这个时候，后面的鱼群会齐刷刷地跟着跳跃，一条条黑脊背、白肚皮的大鱼接二连三地腾空而起，晃荡起灵活的躯体，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随着落水时“噗通噗通”的巨大声响，蓝色大海上飞溅起白色浪花，每落水一条鱼，就会激荡起一个大大的漩涡，并且呼呼地带着凉爽的风浪，震荡得周围的空气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带动着桅杆和布帆摇晃不止。

这场面，就是老人们常说的“过龙兵”，也叫“龙兵过”或“龙过兵”，眼下网上视频介绍的鲸鱼、鲨鱼、江豚、海豚等大型鱼类在海上的自由行，就是“过龙兵”的昨日情景再现。在早以前，遇见较大规模的过龙兵，大约要“呼呼隆隆”闹腾一个多钟头。

小时候，村口那几个闯海的老爷爷，常常讲“过龙兵”的故事。长岛这里“过龙兵”，一般发生在夏秋季节。但凡遇见“过龙兵”，一般预示着“一好一坏两个兆头”。坏兆头是预告要坏天起大风，好兆头是跟着鱼群肯定能捞到“大网头”。所以说，长岛的渔民非常珍惜每一次遇见的“过龙兵”，把“龙兵”尊崇为“海上财神爷”，凡是遇见过龙兵这样的大场面，船上的渔民全部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按照祖辈传下来的规矩烧香、磕头、祭海，从左右船舷往海里给这些龙兵送馒头、倒米饭、上肉、敬酒，认为只有真心感动大鱼们，才会保佑渔民四季平安发大财。

有一次，一艘渔船在海上遇见了“过龙兵”，几个年纪大的渔民赶紧烧香磕头，谁知这时候，一个刚上船、不懂规矩的半大小伙子突然说了一句：“大鱼怎么还穿着黄马褂。”这话一说，也许是赶巧，好几条大鱼聚拢过来，用脊背拱撞船底，好像要把渔船掀翻。老渔民见状，赶紧拉着年轻人，让他跪下磕头赔罪，同时口中念念叨叨。拜着拜着，突然听到水里“轰隆”一声响，抬头一看，只见一条几十尺长的大鱼喷着水柱游过来，一时间，躁动的鱼群立马安静下来，那几条闹事的大鱼也离开了船边，在“鱼王”的带领下游向远方。



长岛国家海洋公园管理中心供图

听村里的老爷爷讲，在南、北隍城岛一带，渔民尊称“龙兵”为“老人家”，在海上打渔遇见“老人家”，不是发大财就是有喜事。

早年间，北隍城岛有一个刘船主从安东（丹东）往家运石灰，谁知船刚出丹东，海上就起了风，浪头一打有屋檐高，全船的人都害怕了，船主一路之上更是提心吊胆。但奇怪的是，不管多大的风浪，他们这条船是风吹船不歪歪，浪打水不进舱，好像是贴着水皮儿上走一样，全船的人都挺纳闷，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船上十一二岁的香童是刘船主的外甥，小孩儿眼尖，一下子看见在船的后面，贴着船帮，一边儿各有一只大鱼跟着，就悄悄告诉说：“舅舅，后面有两个‘老人家’。”船上的人一听就明白了，原来是“老人家”在保护大家啊。于是大伙赶紧给“老人家”烧香烧纸，送米送面。就这样，两个“老人家”从安东一直跟着这条船到了北隍城岛，一直等船靠了岸才悄声地走了。有惊无险的刘船主上岸之后逢人便讲，他们一船人的命是“老人家”救的。从此以后，长山八岛的人们对“老人家”更加恭敬了。

后来有较长一段时间，因为过度捕捞、环境污染等多种原因，曾经威风壮观的“过龙兵”几乎销声匿迹，连常年出海打渔的闯海人也是多少年看不见它们的踪影了。直到最近几年，随着黄渤海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消失多年的“龙兵”重现江湖，他们有的是三五成群“自驾游”，有的是成群结队组团游，在广袤的长岛海洋公园里自在遨游，乐享蔚蓝色大海。

最近一次收到的好消息，是来自2022年2月17日《长岛号》：近日，记者从长岛国家海洋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该中心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历时三年开展的东亚江豚保护研究项目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长岛成为已知黄渤海东亚江豚种群密度最大的海域，东亚江豚种群数量至少在2000头以上，高峰时达5000头以上。长岛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优良，鱼类等饵料生物充足，生物多样性丰富，是东亚江豚等海洋哺乳动物的重要栖息地。

在渤海海峡的长山列岛，海市蜃楼、海滋、平流雾并称为海上“三大奇观”，而比这些神奇自然现象更难遇见的是“过龙兵”。随着长岛的海洋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龙兵”们的华丽身影越来越多地走进游客们的视野，为快乐的旅行增添更多的惊喜，为海上仙山增添无穷魅力。

往事如昨

老广叔

潘云强

老广叔是父亲在烟台汽车运输公司工作时的同事。他四十来岁，广西人，孩子们都称呼他老广叔。老广叔的外表与北方人明显不同，他个子矮胖，浑身黑黝黝的，脸仿佛往外渗油脂。他眼睛大，眉毛粗短，嘴唇不但厚，而且外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烟台人常用“抠搂鼻子挖搂眼”来形容南方人的体貌特征。他的塌鼻梁、深眼窝，使这句描写显得特别贴切。

老广叔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队伍，在山东的战斗中负了伤，痊愈后，经组织介绍到了烟台。他是炮兵，会开车，被分到运输公司当了司机。他爱人在广西老家的一所农村小学当代课老师，两个孩子也跟母亲在老家，属于“牛郎织女式”家庭。

当时，我家住在大马路，运输公司大院位于一步之隔的路南。缘分就是这么奇怪，很难说父亲与他哪一点对上眼了，反正两个人好得如同一个人。老广叔住集体宿舍，晚上吃过晚饭，只要没事，就常来我家站（方言，玩耍）。父亲泡上茶，两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与父母睡在一铺炕上，有时半夜醒来，看见他们俩还谈兴正浓。毕竟工作了一天，有时实在忍不住倦意，父亲也会不经意间打个长长的哈欠。每每至此，老广叔嚷着要走，但父亲却执意挽留。现在想想，他肯定是不忍心老广叔一个人孤独。

老广叔对我特别好，每次见面，他总会问我学习怎样。阴天下雨时，家里的泥地上会出现一种人们称为“潮湿虫”的小东西，它是一种长得比小指甲盖还小的虫子，我们也叫它“草鞋底”。我不会乖乖听大人话将其踩死，而是蹲到地上，手拿一根草棍，围追堵截它们。每到此时，老广叔会说，他们广西类似这样的虫子不但多，而且个头大，到时候让我到他们家多去捉虫子玩。我考上中学后，他郑重地将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交到我手中。如果到附近农村出车，他会到附近的大集上买些肉、蛋、地瓜、萝卜白菜等送来我家。年年节节，只要他不回广西老家，父母总邀请他到我家过。那时人们普遍生活不富裕，包顿白面饺子，差不多是烟台人眼中最高级的饭食了。没想到作为南方人的他，也特别爱吃北方的水饺。平常日子，父亲与老广叔也没少凑，他们属于喝散装烟台老白干的“专业户”，至于下酒菜，最常见的则是油炸花生米、白菜拌海蜇皮。

我听父亲说过不少关于老广叔的故事：解放战争期间，老广叔开着炮车，长途奔袭两天两夜未合眼。在单位，提起老广叔的开车技术，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别人安全开车一万公里、二万公里，而他先后创造了五

万公里和十万公里安全无事故的奇迹，年年被评为公司优秀职工。至于他做的好事，更是“无其代数”：他曾几次在行车途中，把不认识的病人送到医院去；他也曾好几次义务帮助别的司机把陷入泥潭的汽车拖拽出来。那时敞篷货车装货要用绳子绑，有不少司机干活不认真，粗枝大叶，拐弯时货物常常甩出去。他只要看见了，都会拣拾起来，想方设法还给他们。老广叔还有个特点，凡事低调，做了好事不说，甘当无名英雄，往往受到帮助的人上门来感谢，大家才知道。

老广叔常跑栖霞线。我回老家时跟过他几次车，目睹他对待工作的认真。那时，公路不但窄，且大多是泥土路，如此路况，往往会因超车不当发生事故。老广叔不开“英雄车”“赌气车”，两车会车时，会主动减速避让，或者干脆停车，露出他的习惯动作：将两只胳膊交叉起来，身体微微前倾，倚在方向盘上休息一下，待那些司机过去后再走。途中，我有时下车解手，他也不闲着，不是检查汽车的刹车，就是查看轮胎气足不足。那时，汽车大多是俄式“嘎斯车”，上坡时，发动机常常发烫，为免其受损或烧毁，他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到河边或水沟提凉水，为发动机降温。

不过，老广叔也发生过一次事故。有一次，他驾车经过栖霞十八盘，那时的公路允许汽车与畜车混行，此时刚好有两辆驴车走在前面。老广叔不敢按喇叭，生怕惊了它们，他踩低油门，跟在后面。一头驴脚步快，一头驴慢，当两辆驴车行至并排时，一头驴突然冲另一头驴撕咬起来。这一下不打紧，导致离老广叔车近的那头驴受惊而吃了瓜落：被老广叔的汽车刚蹭到了。幸亏老广叔车速慢，刹车快，小驴车除了车架受损外，人畜皆无恙。好心的老广叔拿出身上带的全部钱，作为赔偿送给了那位驾车老汉。后来，他每每跟父亲谈及此事，仍心有余悸，心情颇为沉重。

异地生活给老广叔带来诸多不便。最初，他想把妻子调到烟台，但当时有政策规定，工作调动只限于有城市户口且有正式职业的人。由于他妻子是民办老师，两个条件都不符合。眼看调来无望，老广叔退而求其次，转而寻求自己向广西调。千里迢迢跨省调动，必须本单位舍得放人，且另一陌生单位愿意接收才成，这也绝非易事，总之过程跌宕漫长。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1965年，广西一家企业终于向他发来一纸调令。从此，老广叔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们常说感恩生命所有的美好相遇，我感恩与老广叔的结识，更感恩那一段段质朴无华的人间悲喜故事。